第三届

朔方

文学奖

入围作品集

2016—2017



DISANJIE SHUOFANG
WENXUEJIANG RUWEI
ZUOPINJI

《朔方》编辑部 / 编

黄河出版传媒集团
阳光出版社

《朔方》编辑部·编

第三届朔方文学奖入围作品集

2016—2017

黄河出版传媒集团
阳光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（CIP）数据

第三届朔方文学奖入围作品集. 2016-2017 /《朔方》编辑部编. -- 银川 : 阳光出版社, 2018.11
ISBN 978-7-5525-4616-3

Ⅰ. ①第… Ⅱ. ①朔… Ⅲ. ①中国文学－当代文学－作品综合集 Ⅳ. ①I217.1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8)第268989号

第三届朔方文学奖入围作品集（2016—2017）　《朔方》编辑部　编

责任编辑　王佐红　郑晨阳
装帧设计　晨　皓　魏　佳
责任印制　岳建宁

黄河出版传媒集团 阳光出版社 出版发行

地　　址　宁夏银川市北京东路139号出版大厦 （750001）
网　　址　http：//www.ygchbs.com
网上书店　http：//shop129132959.taobao.com
电子信箱　yangguangchubanshe@163.com
邮购电话　0951-5014139
经　　销　全国新华书店
印刷装订　宁夏凤鸣彩印广告有限公司
印刷委托书号　（宁）0011803

开　　本　720mm×980mm　1/16
印　　张　37.5
字　　数　450千字
版　　次　2018年12月第1版
印　　次　2018年12月第1次印刷
书　　号　ISBN 978-7-5525-4616-3
定　　价　56.00元

版权所有　翻印必究

目录

CONTENTS

壹 中篇小说

003 蓝色高地 / 刘健彷

050 迎着太阳走 / 薛喜君

082 飞翔的日子 / 雪归

贰 短篇小说

131 婚纱照 / 李进祥

145 小镇人物 / 聂耶

161 归去来兮 / 康志刚

173 蓝莲花 / 平原

188 颤抖的手指 / 王族

210 转身 / 崔晓琳

234 叶岛往事 / 小托夫

261 城市之下 / 朱敏

278 五连 / 陈继明

叁 散文

293 末代农民 / 薛青峰

310 读书四帖 / 赵炳鑫

332 万物的样子 / 苏莉

344 凹村的风 / 雍措

352 私人食单 / 乔叶

369 三个高僧：爽约在百年相望中 / 柳向荣

389 念去去，千里烟波
——《查令十字街 84 号》与玛赫时光 / 周立民

401 有生命的石头 / 邸玉超

411 散文三题 / 曹乃谦

肆 诗歌

429 繁华落尽 / 郭静

438 一石二鸟 / 单永珍

449 夜之相 / 刘岳

465 大船驶过 / 洪立

472 天边的北斗七星，
是永远拉不直的问号 / 刘年

481 等待及其他 / 柳沄

489 短歌 / 唐晴

493 生命课 / 耿翔

○伍 评论

505 永不停息的“天堂鸟”：写给天下母亲的悲歌与赞歌
——彭学明访谈录 / 彭学明 张富宝
520 每一部作品都源自内心源自美
——儿童文学家曹文轩访谈录 / 曹文轩 行超
529 重塑批评的力量与自立的威望 / 张富宝

○陆 文学新人

545 隐喻的麦子 / 田鑫
554 农闲笔记 / 马慧娟
570 思想启蒙与艺术审美的坚守者 / 许峰

○柒 附录

581 第三届朔方文学奖（2016—2017）

中篇小说 | 壹

蓝色高地

迎着太阳走

飞翔的日子

蓝色高地

刘健彷

1

夜色沉沉，凉如深井。

江明从梦中惊醒已是深夜，他觉得心神不宁，感到被子下面的身体疲惫不堪。他掀开被子，把腿搭在卷起的被子上，以为这样会好一些，可是根本不管用，他的全身还是如捆着麻绳般难受。

天刚亮的时候，母亲又打来了电话。

母亲说她夜里做了个梦，梦见江明回老家了。母亲还说可能是江明的魂回老家了，母亲千叮咛万嘱咐地让江明去寺庙安魂。母亲可能是上了年纪，就这件事反反复复说了几遍。母亲还说山娃开始在家养鸡了，过个一年半载，山娃就能娶上媳妇了。山娃是江明儿时的伙伴，

江明离开村子出外打工时，山娃也想跟着去，但他爹娘说他家就一个男娃子，家景不赖，用不着离乡背井。江明知道，母亲说山娃的事，其实还是在说他的事。母亲是以山娃娶媳妇的事激励江明，提醒江明不要忘了挣钱娶媳妇。母亲的口气中带了些许伤感，让江明心里更加难受起来。

接完母亲的电话，江明觉得心里怪怪的，身子也有些飘，空虚的感觉彻头彻尾地淹没了他，让他无法确定自己的魂还在不在自己的身上。每次母亲唠叨让江明娶媳妇的事，都让江明感到有些灰心。江明早已经厌烦了这件事，也不愿听母亲唠叨它。

太阳已经升得很高了，江明仍盯着天花板发呆，脑子里思绪纷飞。母亲说他的魂回老家了，江明想自己多年都没回老家了，魂回老家就回老家了，让他的魂回老家休息休息，休息好了再回到身上就行了。想到母亲让他到寺庙招魂的事，他觉得好笑。

胡思乱想的江明，忽然就想起了赵总。赵总叫赵越，是一个比江明要累千倍万倍的人。他是北方冰山饮料集团公司的老总，名声很响，外界传闻也多。公司里的人都敬畏他，总是对他唯唯诺诺。江明也经常听到别人议论他，说赵总太有魄力了，说赵总代表的是一个蓝色高地。江明听着别人的议论，心想他们为什么要说赵总代表的是蓝色高地呢？为何不说代表的是金色高地？金色多有气派，银色也比蓝色好啊。江明拿这样的问题问别人时，别人就说他脑子简单，不懂赵总，不懂这世上的事。事实上，江明真的是不懂赵总，也听不懂人们所说的蓝色高地。他只知道，赵总是一个响当当的大人物，是一个别人想见都要提前预约的重要人物。也许，别人议论的那个蓝色高地，是更深刻的东西，是江明力所不及的东西。他听不懂，也就不打听这事了。只是，他本能地向往着那个高地，向往着那片蓝色之光。

2

江明从二十岁就跟了赵总。这似乎是命运使然。

江明能跟上赵总这样的大人物，觉得这是他的福气，是他前辈子修来的福气。周围的人也说是他的福气，还说他家的祖坟风水好。福气本来离江明很遥远，谁知突然间就这样严严实实地包裹了江明，一些让江明以前想都不敢想的事竟都落到了他的头上。有人说他的命好，有人说他撞了狗屎运，总之说啥的都有。江明听着有些刺耳、有些不舒服，还有些感恩。福气带给他的是生活条件有了改观，内心的需求却越来越贪婪。

江明稀里糊涂地就成了赵总的人，他自己竟觉得像梦一样不真实。他反复地告诉自己，无论别人说什么他都不去管，什么都不要管。因为他心中供奉着一个蓝色高地，他就要为这个高地而活着。可是更多的时候，江明又感到许多事情都是虚幻的，无法落到实处，他的心绪也飘飘地回不到胸腔里。他的胸腔里空空的，他很想搬块大石头压在胸腔上，好让这样的重量压住他似乎就要飘到天空的身体。

自从江明跟了赵总，江明就不是以前的江明了，他有了变化，举手投足间似乎也有了不寻常的意义。那种细微的变化只有他自己能觉察到。有的时候，他会为自己的变化而恍惚。有的时候，他又为自己的变化而欣喜。不过，在某些时候，特别是他近距离地面对赵总的时候，那种真实而空虚的感觉强烈地逼向他，让他始终感到赵总离自己很远，远得让他分不清赵总是人还是神。

赵总当然是人，又忙又爱发脾气。他对他的手下经常发脾气，他发起脾气来地动山摇，公司的人都怕他。

赵总对谁都发脾气，就是对江明不发脾气，客气中略带亲切。这点让江明很奇怪，他绞尽脑汁也想不明白其中的原因，只能慢慢地去体会那些说不明道不清的滋味。有时候，江明竟还盼着赵总对他发一次脾气，好像只有赵总对他发了脾气，他才会和公司里的人一样。这种盼望特别急切的时候，就像老家炉灶里的柴火一样在他的眼前烧着了，劈啪作响、火光飞溅。江明站在这堆火面前，飞溅四射的火花烤着他的脸、烤着他的心，在他身上注入了一种能量，在他空空的胸腔里填充进去了一些庞杂而模糊的东西。

江明圆圆的脸，显得质朴厚道，说话声音很有磁性。身材直溜溜的，打扮起来，有点明星范儿。也许是因了这一点，赵总很喜欢江明，有外面的人送来名牌服装皮带什么的，赵总经常都会送给江明一些。江明把自己打扮起来，人模人样的。他那些打工的老乡，都以为江明发达了，总是三天两头打电话请他出去吃饭。他们请他吃饭，最后掏钱买单的总是江明。江明去了几次，难以应付那些老乡越来越大的胃口，他就很苦恼。

夜里睡不着觉时，江明想起家乡的许多事儿，苦恼就强烈地在他的心头打转，他想找个人说说，想来想去怎么也找不出一个人来。赵总就睡在他对面的一张床上，睡着的赵总眉头一直皱着，那皱褶里仿佛隐藏着天大的事。江明睡不着时，就会悄悄看着赵总皱着的眉头，他总是想把那些大事从那皱褶里抠出来，好让赵总睡个安稳觉。每次看着赵总皱起的眉头，江明就觉得自己的苦恼不算个苦恼了。老乡再打电话请江明出去吃饭时，江明就说自己出差了。老乡听了江明的话，越发地觉得江明了不起，说江明长大本事了，都坐飞机出差了。江明不知说什么好，等老乡说够了，他就轻轻地挂断了电话。

江明发达的消息传回了老家，父亲再接到他打回家的电话时，就激动得哭起来。江明鼻子也酸酸的，只有他自己知道自己没有发达，但他又不能把这个真实得近乎残酷的消息告诉父亲。每次他给父亲打完电话后都有

几夜睡不着觉，他发达的消息在家乡像人们口中传说的蓝色高地，闪着神秘的蓝色之光。可是在他看来，他发达的消息更像是一个美丽的泡沫，不知哪一天会幻灭。他有些恐惧，他不知道泡沫幻灭后自己往何处去，父亲母亲的脸往哪里搁。

江明现在二十六岁了。他侍候赵总六年，心没有变大，反而越来越小了，小得心里只装得下赵总。

赵总五十岁出头，身上似乎有一种排山倒海的力量。为了公司的事，赵总经常对他的下属发脾气，有时候把公司部门的那些经理骂得狗血喷头，那些人点头哈腰地挨骂，不敢吭声。江明第一次看见赵总骂人时，他很恐惧，那种恐惧似乎把他的瞳孔都撑大了。他盯着赵总不断挥动的手，盯着赵总扇动的嘴，觉得赵总是个庞然大物，谁都无法靠近。公司里的人都说赵总是个复杂的人，但赵总的生活却极为简单。赵总在公司的时候，就住在办公室的隔壁。两间房子里放了两个床，一个床上睡赵总，一个床上睡江明。赵总夜里经常做噩梦，这种困扰让赵总的脸色呈现在白天的阳光中时，显得阴郁难看。可能是因了噩梦的缘故，赵总睡觉时身边就得有人为他驱赶噩梦。江明就是那个为赵总服务的人，赵总头发长了，他去请理发师来公司。赵总换洗的衣服，他送到干洗店。有关赵总生活上的事他全包了。他眼里有活、手里有活，从不做让赵总不高兴的事。

江明跟了赵总一段时间后，就去桃林里砍了一截桃木，做了桃木剑放在赵总的枕头下，说是能避邪。说来也巧，在江明把桃木剑放在赵总的枕头底下后，赵总做噩梦的次数似乎就少多了。赵总不信桃木，却看重江明给他做桃木剑的过程。似乎只要江明跟他睡在一个屋里，那些阴暗的梦就会逃到别人的黑夜里去了。没有了梦的困扰，赵总白天工作起来就精神多了。也许是因了这个原因，赵总就更加看重江明，

许多生活中的小事，赵总都交给江明去办。

慢慢地，江明在公司里就有了一点小小的权力。

江明不知道赵总看重他什么，只知道他要把赵总放在心里。只要赵总在公司里，江明就不远不近地守着他，像是守着一种信念。江明弄不清赵总怎么就成了他的一种信念，可他就是愿意守着这种信念活着。以前他不知道自己活着有什么意思，现在他觉得自己活着还是有盼头的。这种盼头是模糊的，不怎么具体，不能确定是什么。但这个盼头就是生生地牵扯着他，让他内心愉悦和欢喜。也许正是因为这种不确定性和模糊性的感觉，才让江明觉得生活多多少少有了些意思。有意思的生活，总是和赵总紧密相连，好像赵总好，江明就好。江明盼着赵总好，就像老家的父亲盼着地里的庄稼好一样。

3

江明的老家在大山深处。兄弟四个，江明是老大，只读了初中，家里就让他出门打工挣娶媳妇的钱。他从小就被家人决定了要背井离乡的。他的家乡有很多像他这么大的少男少女出门寻找生计，有的出去当保安，有的出去小偷小摸，有的出去做民工，有的出去开发廊。江明糊里糊涂地闯进了一个足浴按摩培训班，受训一个月后，被介绍到北方的一个足浴中心工作。

足浴按摩是一个特殊的行业，经常被人们说三道四。

江明条子好，脸面清秀，很得女客的欢喜。但是北方的城市里不兴给小费，江明的收入一直很低。足浴中心规定，男客由女按摩师服务，女客由男按摩师服务。江明的客人一般都是女的，四五十岁的，全都用同情的目光看他。有的可怜他，就问他为什么不继续读书。江明常常说自己不喜

欢读书，从小就梦想做个按摩师，一副自甘堕落的样子。那些女客就收起怜悯的眼光，露出鄙夷的神情。江明习惯了，也变得麻木了。他把自己的心用厚厚的油布包裹起来，把自己的肢体磨成木头一样没有感觉，他在自己的眼睛里揉了一层又一层的沙子。

在给别人洗脚的那些日子里，江明觉得自己是个空心人，为了活下去而忍受着各种挤压。周围的各个角落里充塞着点点滴滴不平等的事情，空气里似乎全是参照物，让他时时都在卑微地仰望着什么。这样的挤压不是表面的，而是一种潜在的暗暗放射着毒素的内在的破坏力，让江明的内心深处暗暗滋生着一种发霉的迹象。他没有崩溃的感觉，只是觉得这种没有温度的日子过下去或不过下去都没什么区别。很多的时候，他以为自己是活着的死人。

足浴中心是个挣钱的地方，江明的师兄师妹都厚着脸皮变着法儿让客人多消费，江明从不干这样的事。他觉得自己要是伸手了，他用油布包裹的心就会被撕开裂口，有可能会持续不断地流血。对他来说，这是一种恐惧的生活状态。他不想陷在这种天天让心潮起伏的状态中，他只想活在把自己忘记的状态中。在这份讨生活的职业中，他看不到自己的未来，他索性就不想以后的事情。有时候，也有客人会给江明小费。江明就接了，从牙缝里挤出谢谢的字眼。他感到挤出这两个字比给客人按摩还要费劲，像是背了一座大山在后背，那喘不过气来的样子只有他自己清楚，别人都是感觉不到的。身边的师兄师妹，走马灯似的换来换去，有的走时还拉江明一起走，江明却走不了。他每月要给父母寄钱，在没有找到新的职业时，他无论如何是不能离开足浴中心的。

直到有一天，赵总出现了，他是带着跟班出现在足浴中心的。他块头很大，大高个子，肚子鼓出来，像个山丘一样稳稳地贴在壮硕的

身体上，显得很伟岸、很有气势。特别是他的眼睛，目光像刀锋一样扫视周围的环境，不经意间就会让有的人畏缩。还有他那粗重的眉毛，似乎暗含着一种奇特的元素，看上去不怒而威。他大步走进足浴城，一句话也没说，空气中却已显示出他不同凡响的身份重量。他的跟班紧随着他，前后左右地侍候着。那跟班和他年岁差不多，却比他矮了许多，也瘦了许多。跟班叫嚷着说他们赵总不要女的，要男的。

赵总一屁股坐在足浴沙发椅上，闭目养起神来。看他的样子，像是刚从背上卸下了一座山。不过，他肚子上的那个小山丘似乎还在压着他，让他坐下时还不能完全放松下来。躺下的他，脸上满是疲惫，几乎懒得睁眼，也懒得看周围的环境。

足浴中心还从来没见过这样的男人，慌乱了一阵后，就让江明出去应付了。江明望着这个重量级的男人，对他肚子上的小山丘有些畏惧，但他还是麻利地端来了足浴中心里最贵的中药泡脚水，将山丘下面的那双脚泡进了木盆里。泡脚的过程中，赵总扭动了几下身子，传递出一种他不舒服的信息。江明忙给他调整了沙发椅的高度，他这才躺着不动了。

江明一直侍候女客，突然侍候男客，有些不适应，手劲难免有点轻。他捏脚时感觉客人的脚板是硬的，有厚厚的老茧。他想，这个男人走了多少路啊，脚板竟是如此的坚硬。这双脚比他以往捏的女客人的脚，要大许多，也就会多费些工夫。江明平时捏惯了女客人的脚，脑子早已麻木，手法也是机械的。慌乱中突然捏男人的大脚板，他的脑子竟活跃起来，心想面前的这个男人是什么来路，会不会给他小费，会不会鄙视他。江明的脑子想了许多事，江明的手法还是老套路，轻得就像在客人的脚上挠痒痒。

闭目的赵总突然睁开眼睛，瞪着江明说：“怎么搞的？手劲还不如个女娃子，你是在我身上绣花啊？”

站在旁边的跟班说：“使点劲啊，我们老总要男的，就是想松松筋骨。